



2014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器物上的闪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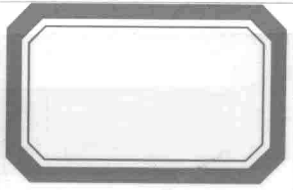
读诗 送丹

韩东 海男 柏桦 从容 严力 柳诒 沈浩波 廖伟棠 周云蓬 南子 泉子
子川 韩云 舒丹丹 郑皖豫 玉珍 杨键 刘涛 苏历铭 向以鲜 于荣健
王音 马兰 方文竹 程维 熊红 瘦西鸿 唐欣 杜涯 树才 北岛 尚德兰
蓝蓝 莫非 高兴 潘洗尘 路也 黄梵 马铃薯兄弟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读诗

2014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器物上的闪电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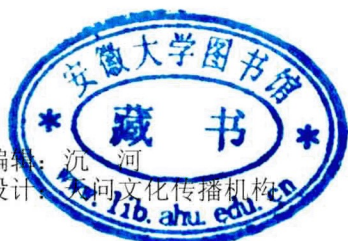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器物上的闪电 / 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主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54-7277-9

I. ①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431号



责任编辑: 沉河

封面设计: 沉河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3.875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行数: 5297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风景 宇向



水墨 杨健

目 录

银河系

- 001 韩 东 一摸就亮（16首）
012 海 男 我身体中的云图（16首）

长调

- 023 柏 桦 温州：1934-1949（上）
033 从 容 如梦令

穿越词语

- 048 严 力 器物上的闪电（15首）
058 柳 芸 菊说（11首）
070 沈浩波 我认识的那些人（10首）
081 廖伟棠 存殁笔记与另一个仓央嘉措（10首）
091 周云蓬 春天，草木灰（9首）
100 南 子 黑暗传（11首）
107 泉 子 多年之后（10首）
113 韩 云 睡莲（5首）
118 舒丹丹 秩序与悬念（7首）
123 郑皖豫 继母的写作（10首）
130 玉 珍 水的哭泣（7首）

六十年代

- 135 杨 键 荒草（16首）
——《哭庙》节选
143 刘 涛 每日一诗：有赠（7首）
151 苏历铭 在中国大地上涂鸦（9首）
159 向以鲜 唐诗弥撒曲（6首）

- 164 于荣健 镜子（6首）
168 金 重 在早晨这边(6首)
174 王 音 D大调的心情（6首）
179 方文竹 春光乍泄（7首）
183 熊 红 离开原来的身体（5首）

深度批评

- 189 唐 欣 口语诗歌的现实和出路

阅读时刻

- 195 杜 涯 伤逝的阅读与默想

翻译工场

- 209 树 才 从汉语到汉语
210 北 岛 无题 尚德兰 法译
路 也 潘洗尘 等 汉译

诗人影像

封面诗人：韩 东 海 男

诗人绘画：宇 向 杨 键

一摸就亮（16首）

韩东

他 们

又冷又静，阳光照在空室里。
没阳光的时候是一片清晰的灰白。
能见度很高的灰白里纤毫毕现，
有如冬季照耀着一个空海。

难怪他们狂热地喜爱太阳，
那静静的喧嚣是外表看不出来的。
难怪他们不喜欢灰白的皮肤，
坚持把自己晒成焦糊颜色。

又冷又静，时间又长，
他们就像是由某种忧郁的材料制成。
从清澈的灰眼睛里我看见了一个空无，
他们就是昂贵的忧郁材料。

写 景

海边有七十二变，
海水的颜色即是天空的颜色。
单独的云映在海里，或者连成一片
覆盖了大海。
空中的云，海里的帆；
海里的帆，天上的鸥。
跨海大桥有一半扎根在海上，
大海和天空是两个互相映照的辽阔。
海平线接着地平线，如一抹越拉越长的遥远。
一艘被阳光照亮并增大的船驶过，
海鸥狂叫纷飞。
这事儿发生在何年何月？
反正不是眼前。

失 眠

睡不着的时候就读《沙漠圣父》，
室外是异乡冷清的雨夜。
这静绝无仅有，孤独如蜡点亮。
在此遥远之地触摸到时间纵深，
古朴的形象聚拢，但无言。
一个个单独的中国字脱离了句法
落在地板上，仍有完整的意义。
黎明时分的大海是不用翻译的。

阴郁的天气

阴郁的天气里，有人弹奏肖邦，
但我这里听不见。
有人在房子里用彩色瓷片拼贴圣母的慈容，
我这里看不见。
阴郁的天气里这小城里有无数小型的艺术家，
把玩厨艺、蒸馏咖啡或者摄影自娱，
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变得灰白的大海。
如亘古不变的电视频道，
播放唯一的心灵录像：
云来云去，或者停驻；
船进船出，不禁遥远。
直到夜晚的黑屏，液晶玻璃上反射出室内的一盏孤灯。

在圣纳泽尔市公园里睡觉

躺在草地上的树荫下睡觉，
脸上晃动太阳的光影。
这么硬的地以及刺人的草，
我竟然睡过去了。

感觉自己就像睡在空中，
一些鸟儿在我的左耳，鹰在右边。
我睡在硬地上或者软云上，
但不可能是在卧室的床上。

如果我睡在空中也不是在飞机的座椅上，
睡在大地上也不是在火车的座椅上。

直接睡在某处，立马躺倒，
就像中弹一样。

这么硬的地以及刺人的草，
风儿贴着地面吹来，
接上我均匀的呼吸。
而一个好的睡者没有祖国。

起雾了

起雾了。
在这雾的后面有一个大海，
抹杀了昨日的骄阳。
在朗诵之后我谈到忧伤，
每个人都具足拥有。
那时大雾正在海上升起，
而这里杯盘叮当，
嗡嗡的交谈声于我就像一片水雾。
没有说出的话隐藏在讪笑之后。
然后，我们走向海边的房子，
空荡荡的街口大放光明。
更多的海雾涌入，搅拌。

思念如风

我的父母没有到过这里，

他们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
这阵风如此美好和孤独，
这么好的风也吹不到他们无形无相的身体上。

他们死了，并不在我的祖国，
但那儿似乎离他们更近，
而在这里我离他们更近。
空出的位置在繁星灯火间显形。

此刻我坐在卢瓦尔河口的一个阳台上，
脚趾遥指大西洋上空的夜色。
思念如风把我穿透，
就像当年他们走后一切皆成为陌生。

读海明威

我在读一本三十年前的旧书，
书页已经发黄变脆了，
像被岁月之火焚烧过，
而火焰已经熄灭。
再不可能被哗哗翻动，
揭开时寂静无声。
它的分量变轻了。

那是我带在身边的唯一的书，
被置于包中或者枕边。
硬汉已死，译者星散，
书籍本身也岌岌可危。
只是那些打猎的故事永存，

并且新鲜，
就像在一只老镜头里看见了清晨。

此刻城市有雾

此刻城市有雾，
在雾的上方有云，
云雾分离，光影奇特，
蔚蓝的下面一片湿气朦胧。

之后云未消，雾已散，
转移到对面的海平线上。
海水的颜色从灰白变成青绿，
从青绿又变成令人心悸的斑驳。

我去厨房里拿了一瓶啤酒，
雾就又到了这一侧。
一切再次见无所见，
甚至也看不见了天空。

只是在近处、下面，
一道不知从何处漏下的阳光打在建筑物上，
一长溜的墙被抹亮了，
但街上并无阴影。

海鸥在看不见的地方叫着，
机器在看不见的地方唱着。
活动桥升起，降下，在看不见的附近。
这个海滨小城就像收音机里的传说。

顺着枯草中的马粪

牧场上的一匹马死了，
马粪遗留人间。
如此多干枯的马粪，
和它生前一样没多大的气味。

顺着这些枯草中的马粪，
你能知道那马到过哪些地方。
栅栏边上几乎无处插足，
它一定是边吃边拉，
并将脖子伸过围栏。

公路的另一边是一个更大的牧场，
有整整的一群牛，或卧或站，
牛眼忽闪。可它们
再也看不见邻居老马啦。

此刻我们也看不见它，
从来就没有看见过。
主人告知了它的死，
我们才知道它曾经活着。

顺着枯草中的马粪，
你能想象那马风吹雨淋的一生。
这并不是马儿典型的一生，
旷野里孤独的囚徒，
唯有粪便遗留人间。

山中剧场

十二岁他就看中了这块地方，
想象着一个山中剧场。
直到四十五年后我们看见了实物：
原木打造，四周崖壁环抱。

剧场有了，我们和他一起想象观众。
人们驱车从周边赶来，整整四千，
只能容纳六百人的看台根本坐不下。
应该是夏天，镇上的旅馆都住满了，
旷野里到处都是帐篷、篝火。

此刻暮色已深，但剧场圆形的轮廓依稀可辨，
赫斯托夫走下看台，去下面和我们说话。
盆地的环境使回声四起，并不需要话筒。

四千鸟兽在山崖上呐喊，
四千或者四万只虫蚁静默——
为赫斯托夫的诚挚，为他那颗伟大的演员的心，
为这山中无人的剧场。
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听见了。

隔墙有耳

隔壁传来邻居的说话声，
孤单中不禁一阵温暖。
然后，我听清了，竟然是法语，
这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

一样的琐屑和唠叨，
嗡嗡的人声底蕴和我们那是一样的。
男人，女人，孩子，
杯盘的声音……
大约是周末聚会，他们吃饭一直吃到很晚。
亲切而内向，一定是在
讨论他们彼此的生活，
不像在议论世界。
这中间有几次意味深长的停顿，
仿佛我马上可以加入进去。

一摸就亮

楼道里的灯是触摸式的，
一摸就亮。
孩子被妈妈抱在怀里，
伸出小胳膊，一摸就亮。
小拳头肉乎乎的，
小手指都伸不直，
在金属片上一碰，灯就亮了。
每层楼妈妈都抱着孩子
贴着墙走。
母女俩就这么亮堂堂地下去了。

快乐——记云南某夜

一边撒尿一边抬头看星星。
一边看星星一边快活地打寒战。
一块野地紧靠着公路，而
不屈的农人在天上耕种。

几条黑影边系裤子边从黑夜里走回，
我们的车始终不曾熄火。
有女孩大叫：头皮屑！那么多的头皮屑！
小面包在透明的空气里嗖地游走了。

星星不再位于他们的头顶，
降落于尿液浇灌的野地。
而他们的头上这会儿只有头皮屑，
依然不被这些夜游神看见。

扬子江大道

扬子江大道没有红绿灯，
你可一路飞驰，直到夜色深沉。
我的怀里抱着狗，让狗眼天真，
瞪视窗外，一掠而过。哦，
那不同寻常的安静是因为下雪，下雪了。

神样的远光灯射出，如此刻唯一的意识。
光柱里飞雪无声，又旋进黑暗。
车和人和狗都消失了。
这是何处才有的旅行？在何处旅行？